



正言堂

維諾格拉德斯卡婭著

中國電影出版社

党 証

(苏联) K·維諾格拉德斯卡婭著

馮 由 礼 譯

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1957·北 京

К. ВИНОГРАДСКАЯ
ПАРТИЙНЫЙ БИЛЕТ

ИЗБРАННЫЕ СЦЕНАР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КИНО I

ГОСКИНОИЗДАТ МОСКВА, 1949.

內容說明

1932年，正当人們欢度“五一”节的时候，在莫斯科的一条大道上，走着一个人表面鎮靜、心怀叵測的青年；看起来他好象很活躍。他很快就鑽到工人队伍里去了。关于他的来历誰也不知道。这个青年編了一套謊話，騙过了那些寬厚淳朴的工人，混进了工厂，千方百计地騙取人們对他的信任和一个女人对他的爱情，他放火烧工厂，自己却裝作舍身救火的样子；从此，他又打进了党内，娶了女共产党员安娜为妻。三年后的一天，他竊取了安娜的党証，企圖进行罪惡的陰謀活动。但他的真面目終於被揭穿了，他原来就是杀害西伯利亞某地共青团書記的凶手玖宾。

剧本指出了在建設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为了确保革命的胜利成果，必須百倍警惕，随时粉碎敌人的陰謀詭計。

党 証

К. 維諾格拉德斯卡婭著

馮 由 禮 譯

*

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單金銀寺12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89号

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

*

开本 787×1092公厘 $\frac{1}{32}$ • 印張 2 • 插頁 1 • 字數 40,000

1957年3月第1版

1957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1—6,000册 定价(7)0.22元

統一書号 10061 • 30



安娜和巴維尔坐在欄杆上高兴地談着。

安娜独自在編牆报，这时傳来了巴維尔的歌声：在北方也有个姑娘，……





巴維爾把安娜打得昏厥过去了，他自己准备逃跑。

有人进来了，巴維爾張惶失措地往后退；傳來內務人民委員部代表的声音：“走吧。”



莫斯科，1932年

莫斯科附近的一个工人村。早晨。無線电傳送出“五一”节軍事檢閱的嘈雜聲。房頂上到处飄揚着旗幟。敞開的窗戶。桌上鋪着節日的桌布，可是屋里和街上——却空空的不見人影。

从街的尽头，順着那陰暗的一边，走来一个身材魁梧的年輕人。他的衣着，显然已不合季节。他帶着一頂芬蘭式的皮帽，提着一只膠合板小提箱。

青年愈走愈近。他那漂亮的臉上显得風塵仆仆，外表鎮靜、但内心十分空虛的眼神，叫人一見就不会忘記。青年朝着街道上有陽光的那一边走去。这时候从拐角处迎面駛来一輛卡車，上面挤滿了幼兒園的孩子們。这些戴着一色白寬边帽子的孩子們，朝这个青年搖晃起小旗子来，友好地喊着“烏拉”。这情景把青年弄得很尷尬，他象木头人似的呆立在街心。卡車已經远去了，而这个青年这才恢复了常态，他不是大声的喊，而是目送着孩子們低声喃喃道：

“烏拉。”

“五一”节的莫斯科街头。各工厂的工人都湧向紅場。曾經参加过赤衛軍的老工人的兴奋的臉。活潑有力、充滿信心的青年群众。

“机床制造者”工厂的工人高举着旗帜和横幅标语从旁走过。行列里有一个修长身材，深褐色头发，穿着白色连衣裙的姑娘，这是安娜·库里柯瓦，她的旁边是她的同志们，其中有热恋着她的青年雅沙，她的父亲菲利浦·马克西莫维奇和工厂的党委书记费多尔·伊万诺维奇。

那个提着小提琴的青年想穿过行列。他在人群里横冲直撞，大家用惊奇的眼光看着他。雅沙笑着朝他喊道：

“喂，青年人，大伙会把尔挤扁的！”

青年回过头来，大胆地回答：

“不要紧，我不是胆小鬼，也不是本地人。”

行列里发出一片笑声。雅沙禁不住同情地看着他。

青年人在一个卖纪念章的人跟前停下来，挑选了一枚又大又沉的纪念章。他本想讲一讲价钱，可是接着便用开玩笑岔过去了。他佩上纪念章，回头张望了一下。他的目光碰上了雅沙，于是又微笑了一下，消失在人群里。

克里姆林宫旁的莫斯科河岸，在节日的灯光照耀下显得分外美丽。河的上空，散开了彩色缤纷的焰火。一艘灯火辉煌的白色小轮船离开了码头，上面挤满了欢笑着、歌唱着的青年工人。

提着小提琴的青年顺着河滨街道跑来，一面喊：

“等一等，等一等！”

船上的人都笑了起来：

“怎么来晚了？快，快！跳过来！”

笑声。

路灯照耀着的台阶。青年连滚带爬地跑下台阶，顺着

河岸跑过来。

从輪船上傳出一陣陣欢乐的笑声，青年們紧紧地挤在船欄杆旁，不停地笑着。

安娜和雅沙也在笑。

一个小伙子忽然喊了一声：

“嘿，我的媽呀！你們瞧！”

提着小提箱的青年快跑了几步，縱身一躍，从岸边小輪船上跳了过来。他一手抓住船舷，另一只手紧紧地握住小提箱，兩只脚垂在水里。

小伙子們伸手帮忙（其中有一个拿着七弦琴），把青年人拉上甲板。一片喧鬧的喊叫声和欢笑声。年輕姑娘們以犀利的目光好奇地打量着这个还戴着皮帽的勇敢的青年。

“嘿！”他滿臉笑容，抖掉身上的水珠。

“你这是怎么回事？”小伙子們責备着他。

“怎么啦？”

“什么‘怎么啦’？差点淹死……”

帶着小提箱的青年笑了起来：

“不要紧，什么世面沒有見過！会浮起来的。”

青年們善意地嘻笑着。其中也有安娜和雅沙。大伙兒齐声朝他喊道：

“也可能浮不起来……”

青年大胆而狡猾地回答：

“去你們的吧……”

小輪船上青年們齐声接着喊道：

“真的会浮不起来。”

“一定浮不起来……”

那个青年咧着嘴笑，一面伸手从口袋里掏出一張揉爛了的紙头：

“怎么样，小伙子們，我到得了西莫諾夫卡^①嗎？”

安娜和雅沙同声回答：

“到得了，到得了。”

“我們就是西莫諾夫卡人，是真正的，地地道道的西莫諾夫卡人。”

灯火輝煌的白色小輪船沿着夜晚的莫斯科河行駛。到处坐着欢笑的青年們。有一处，已經在翩翩起舞，另一处，也响起了歌声……但是那五月的風光，美丽的夜色，野櫻花的芬香和节日后甜蜜的倦意，却不时打断了歌唱者的歌声。

莫斯科河的水波閃閃发光，天空騰起一連串的焰火，一只滿載游客的小舟，从黑暗中悄悄地駛到輪船的灯光里来……輪船上的青年們突然靜寂下来了，一对对青年男女，手挽着手……河水，青春，夜色，天空……

五一节的夜晚就要过去了

安娜和雅沙倚在船尾的欄杆上。天气渐渐凉爽起来，雅沙脱下了西服上衣，小心翼翼地把它披在姑娘的肩上。

“莫斯科，”从他們身后傳來嘶啞的、热情的声音。

雅沙轉过头来，看見了那个提着小提箱的青年。

① 莫斯科近郊的一个地名。——譯者

雅沙：唔，莫斯科。往下还想说什么呀？

青年：莫斯科原来是这样啊！

雅沙：喜欢嗎？

青年：啊……喜欢啊。

雅沙：是外地来的嗎？

青年：从老远来的，从額尔齐斯河来的……

雅沙：嘿，是西伯利亞人！安卡^①，你看，是个西伯利亞人。

安娜回过身来，看了看青年人。

青年：（对安娜）怎么，难道不相信嗎？

雅沙：喂，这就是西莫諾夫卡。到了。

河流显得越来越靜越来越寬了，河岸上逐渐升起了一層薄霧，夜也更加涼爽了。青年們一对接着一对走下了小輪船。一对对男女在路灯下分手告別。

銅管乐队演奏完最后一个乐句，輪船上发出最后一声汽笛，可是从河的兩岸还傳來姑娘們頑皮的“懊惱歌”的歌声：

啊，这是多么惱人

簡直叫人發狂，

这一个你十分愛恋，

那一个你也喜欢……

小小的樅樹和松樹梢，

好比一个个螺旋，

① 安娜的爱称。——譯者

年輕的姑娘啊，
沒有人放在心間……

小木房子里的一間屋子。一個男人坐在桌旁喝茶。一個戴着長銀耳環的年輕女人正在洗衣服。她一面擦着洗好的衣服，一面諦聽，然後用清脆的嗓音朝過道喊道：

“誰呀？”

衣服突然沉重地掉進洗衣盆里，震得水花四濺。女人朝門口奔去，但是只跑到桌子旁便回頭看了看丈夫，她有些胆怯，於是站住了。帶着小提琴的青年走進屋子裏來。他小心翼翼地低聲說道：

“你好……你們好。”

沒有人回答他。從遠處傳來手風琴聲和“懊惱歌”的歌聲。坐在桌子旁的那個男人，帶着威吓的神情一聲不響。女人的耳環輕輕地擺動着，她懇求地向丈夫伸出手去，可是又畏縮起來。她痛苦地、無聲地哭泣起來，又用手在桌子上摸索着。她拿起了一條里海鱈魚和一塊麵包。青年於是全都明白了，他向外面走去。

男人跳了起來，喊道：

“沒有什麼可說的了！……”

花園的木柵欄。帶着小提琴的青年往前走去。野櫻花散發出令人陶醉的馨香，在寒夜的迷霧里茂密的新葉發出沙沙的響聲。

戴着銀耳環的女人把魚和麵包緊緊地抱在胸前，跟着青年跑來。她追上了青年，把東西塞給了他，又抱住他痛

哭起来。

青年不慌不忙地用一只手搂住女人，用另一只手把鱼放进口袋里，安祥地说：

“哎，你呀……你曾經是我的呀。”

一件姑娘的衣服在黑色的柵欄門前閃着白光。安娜拉着一枝盛开的野櫻花的枝条。雅沙站在她的身旁。

安娜：現在呢？

雅沙：現在……現在我才知道，我才感觉到，爱情——这是一輩子的事，它就在这里（他捶自己的胸口）。你在笑我嗎？

安娜：不，雅沙。

雅沙：昨天夜里，我醒了以后，想起了你怎么笑来着，我心里就难受起来。你还在笑啊！

安娜：沒有，雅沙，你怎么啦，我在听你說話呢。

雅沙：哎，安卡，你要知道，我的情緒是多么好啊！如果我是个詩人，我决不会象現在这样談話的！那我就用詩来对你說話：“我爱你，我需要你，我夢見你，爱哟……爱哟……”

傳來老年人故意发出的咳嗽声和脚步声。安娜不大好意思地用野櫻花的枝条遮住了自己。雅沙也垂下了头。安娜的父亲走到木柵欄門跟前。他看到了这种情景，捋着胡髭笑了一声，在黑暗里摸到了女兒的右手，把这只右手伸給雅沙：

“握握手告別吧。以后再談。”

父亲拉着女兒往家走。但是安娜从他手里掙脱出来，

把一枝長滿白花的花枝伸給了雅沙說：

“再見，雅沙，明天見……”

雅沙在路灯下面走去，心里有些感到失望却又有些幸福，他並沒有理解到姑娘在調皮中所表現的心意。他的口袋里挂着一枝盛开的野櫻花的枝条。远处，姑娘們的歌声漸漸消逝了。

帶着小提箱的青年正站在路灯下剝魚皮。万家灯火的莫斯科展現在他面前。他吃起魚来，顴骨上的肌肉不停地动着。

“娘兒們，”青年冷笑着說。“娘兒們她終归是我的！”

雅沙从他身边走了过去。他回头看了一下，認出了那个青年人，微笑了一下，站住了。

雅沙：又是你！

青年：还是我。

雅沙：嘿，怎么說呢——咱們在莫斯科，这一次是一天之内遇見的第三次了……

青年：真象故事里一样！

雅沙：喂，你这个不是胆小鬼，不是本地人的家伙，事情怎么样？

青年：（不大願意地，繼續吃东西）事情不怎么好。我到这兒来找哥哥，可是他不在。

雅沙：怎么，出門了？

青年：可不是出門了。

雅沙：你，是个工人嗎？

青年：在別列茲尼卡城做了三年工。工作結束了，我

就到莫斯科来了，想再学习学习，可是結果多么倒霉……

雅沙：你的專業是什么？

青年：鏟工。

雅沙：有技术等級嗎？

青年：多少有一些——我是有文化的。

雅沙：哈一哈！有文化的……可是沒有地方过夜。（遞給青年一支烟）抽烟嗎？

青年：抽。

雅沙：把烟点着，就到我那兒过夜去吧。把箱子拿起来，走吧。明天再想办法。

青年高兴地看了看雅沙的眼睛，微笑着說：

“这可要謝謝啦，同志。”

他們肩并肩順着雄偉的、夜晚的莫斯科的街道走去。

二

青年在彈奏七弦琴

青年正在車床上鏟零件。总的來說，鏟的還不錯，但是由于激动，他做了一些多余的动作，显得有些忙乱。雅沙和一个拿着一本套着膠皮圈的帆布皮本子的老工長，怀着很大的兴趣看着他。零件鏟好了。青年退到一边，等待着。

工長檢查着这个零件。

“怎么样，工長同志？”雅沙問道。“可以給个等級嗎？”

“为什么不給呢，”工長安詳地說。“完全可以。工作得很熟練，好象还不至于損害咱們商标的名譽。叫什么名字？”老头打开了本子。

“巴維爾·庫崗諾夫，”青年回答。

青年人的臉上露出高興的樣子，他以優美的姿勢把胳膊肘靠在配電盤上。

雅沙和工長馬上把他從配電盤邊拉開來。青年感到很驚奇；他有什么不對呀？！

“你，庫崗諾夫，”雅沙說，“看來是沒有在工廠里做過工。這是配電盤呀，你看，這不是操縱杆嗎？不要碰配電盤。這樣會造成短路，整個車間都會燒掉的……”

穿着工作服的安娜跑進車間里來。她拿起水罐旁掛着的水杯貪婪地喝了几口水，然後惱怒地看了看雅沙，大聲地斥責起他來。

“好啊！……支部的人都到了，只等你了，你却跑得無影無踪！怎麼，叫我在整個工廠跟着你跑嗎？真不象話！在這兒聊起天來了。”

雅沙：（溫和地）不是聊天，是給同志評級來了。他要在咱們這里工作了。他叫巴維爾·庫崗諾夫。照俗話說：請你多關照，多指教。

姑娘用她那黑色的眼睛匆匆地掃了庫崗諾夫一眼，就跑開了，同時又向雅沙喊了一聲：

“你馬上就來啊！”

庫崗諾夫用麻屑仔細地擦了擦手，掏出一面小鏡子，把臉擦乾淨，打量了一下自己。這時候，戴銀耳環的女人從一個黑暗的角落里走了出來，默默地瞧着他。她提着一桶水，拿着一塊抹布。庫崗諾夫看見了她，但是沒有做出任何動作。車間里只剩下了他們兩個人。

女人急促地小声問道：

“你留在这里了？”

“是啊。”

“也許，有功夫回趟家吧？”

青年严厉地打断了她：

“不必白白地等我。”他沉默了一下，然后用較温和的口吻加了一句：“再見吧，維拉。你是个好娘兒們。”

女人垂下了头。在她那清脆的声音里充滿了内心的痛苦：

“也許，要我帮点什么忙，巴維尔·瓦西里耶維奇？”

庫崗諾夫慢吞吞地、严厉地說：

“只要別多嘴。”

工厂牆报的一条标题。化出牆报的内容来：“在我厂那些热情的突击队员中，应特別提到巴維尔·庫崗諾夫同志。虽然他到我厂来工作才三个月，但是他已經达到了很高的生产指标。他的社会活动也是大家都清楚的。同志们！广泛地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和突击运动吧！向庫崗諾夫这样的同志学习！”

一本书的封面，上面的标题是：“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維克）党綱及党章”。

七弦琴的和弦声。

夏季的傍晚，几張鋪着干淨床單的床。巴維尔·庫崗諾夫坐在桌旁彈七弦琴。他的面前放着联共（布）党章。他的手指头彈着琴弦，眼睛却在讀：

“做預备党员……应有两个党员作为介紹人……”

七弦琴演奏出吉卜賽人的匈牙利舞曲，這是一支熱情、神秘的曲子。

巴維爾沉思地重複說：

“兩個……”

匈牙利舞曲。

明亮的燈光照耀着一張大桌子。安娜和雅沙把牆報編得差不多了。這時候從花園里傳來了七弦琴的聲音。姑娘疲倦地伸了伸懶腰，打開了窗戶。悶熱的七月的夜晚，隱約傳來隆隆的雷聲，在遠處，耀眼的閃電劃破了天空。

七弦琴聲和巴維爾的低沉的聲音越來越近：

……歌唱那月光下黑色的麥浪。

憑我的鬢髮你來猜一猜……

親愛的，你可以打趣、可以微笑，

只是不要喚起我的回想，

也許，因為我是個北方佬……

安娜：這是誰在唱歌？

雅沙：庫崗諾夫。小伙子悶氣了。

安娜用胳膊肘支在桌子上，睜大了眼睛，傾听着歌聲。雅沙對她凝視了一會兒，然後挨近她那黑黑的發光的臉頰。

“安卡……”

安娜把眼睛合上了。

工廠的黨委書記費多爾·伊萬諾維奇走進屋子裡來。他立刻看到安娜和雅沙的臉上露出了不好意思的表情。